**《牵挂是一种忧伤的美》**

牵挂是一种忧伤的美，当你牵挂一个人时，你就会想他是不是也在牵挂你......其实，牵挂与被牵挂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不可缺少的......因为喜欢才牵挂，因为这种牵挂是不知对方是否也在牵挂你，所以才会忧伤，而这种忧伤只能自己默默的承受，忧伤会让你心酸悲痛，让你在生活中惴惴不安......牵挂对方时，有欢喜有悲伤，用心去感受对方的牵挂，并且送上真诚的祝福。牵挂对方时，会有很多的美妙的联想，有瞬间的甜美。

牵挂包含着一种欣赏，也包含着爱的成分。

相互牵挂会让彼此在不知不觉中走进对方，会有一份和谐与默契使对方感动......牵挂是心灵散发出的一缕淡香，悠远而绵长。

牵挂是静溢的思绪，亦美亦纯，亦忧亦愁。

牵挂是不加任何雕琢，没有矫情装饰。牵挂是一份烂漫，一份深沉，一份纯美，一份质朴。牵挂是一杯清茶，飘荡着淡雅的清香，却苦的有味，苦的醇厚，别有一番韵味。牵挂是纯洁，纯真，没有绚丽。牵挂是彼此爱慕的情结，美丽而神秘，让你游动，让你兴奋。牵挂是没有扭捏，没有矫柔造作。

牵挂是奔放而热情，是含蓄而深沉。

牵挂是春风，是夏雨，是秋叶，是冬雪。

牵挂是生活中鲜活的风景丰富而多彩。

牵挂是心灵相通的知己，爱的感悟，爱的升华，有满足有陶醉。

牵挂是一种幸福，是一种隐隐的痛，也是一种真实的感情，也是一种遥遥的祝愿。

牵挂是遥远的思念，是爱的寄托，是陶醉于温暖的希望，有无穷的魅力，让人神往。

牵挂是一幅浓郁淡雅的画卷，是自然质朴的情韵。有阳光，有花语，有鸟鸣，有清风，有明月。也有一丝清幽，一丝忧郁，一丝凄凉，一丝失落。

牵挂是一种忧伤的美......

**《牵挂》**

牵挂，是一份亲情，一缕相思，一种幸福。

牵挂，是所有的人都会寻找，都会真爱的精神的场所和心理磁场。

牵挂，是一杯浓郁的感情琼浆，是一句依依惜别的殷殷祝福。

牵挂，是人与人之间一种珍贵的感情。

牵挂，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深深的惦记。

牵挂，是感慨的给予和无私的奉献。

牵挂，不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，它实实在在，真真切切的存在。

牵挂，就象云，随着天空的飞鸟四处飘荡，穿越千山万水，萦绕在心头。

牵挂，又如山涧小溪，清澈透明，只要青山不老，它就会淙淙不息。

牵挂，却似一首委婉的词，缠绵悠远，相思常使累占巾。

牵挂，是灵魂絮语，是心灵的对话......

**《飘雪的思念》**

雪花飘飞的天空，思念蔓延的季节，心沉醉于无法抗拒的迷惑。素洁使我屏住了呼吸，置身于渺无人迹的雪原，一切离世俗很远，默默的，虔诚的，脑海中一片空白，仿佛置身于陌生的世界。

雪花像绽放的礼花，在这天地间肆意地飘洒，那是宁静冬日里心灵的回望。雪是那样的轻盈，像是曾经拥有的梦境，在记忆的深处寻找曾经的归宿和驿站。站在雪原，我站成了忧郁，站成了寂寥。回眸望去，隐约的看到了那些失之交臂的瞬间，心中不免惆怅失落，眼前，几许雪片落在叶上，突然明白了那是自己当时的选择啊——无言相守，默默相伴。

雪落在梅枝，成了一道风景，红梅在雪原芬芳，那是雪的芬芳，雪如寻梦的蝴蝶漫天飞舞，那是春与冬的延续和守望。那是一个路口，曾经的伤痛，快乐和别离都在这里上演。都说雨是天空的眼泪，那你是什么呢？当你素洁一身，飘然而下的时候，是否是泪在心里的凝固和无言的情愫。

我知道那是我不想放下的思念，那里盛满了温暖的从前。你和我并肩站在雪原，尽管身后是寒冷的冰峰，你却用热情温暖了心的苍凉。凝望的双眸，清醇如雪，那是在阅读雪飘的贞洁，倾听天空飘洒是语言。

遇上你，在飘雪的冬天，很暖很暖，思念是无法诉说的心愿。雪花飘飞的时节，我将这心弦再次拨响，任由这思绪伴着雪花飘舞。那雪花轻轻的飘飞、落下，那曾经的誓言便也如这雪花般的轻轻飘落，融化......望着雪花的飘落与溶化，我多想就在此刻，伴着这雪花，将我的思念溶化开来，浇灌那已经植入你我心田的那束不败的。

**《陪着你慢慢走》**

他的左手扶着她的肩，右手紧紧拽着她的一只胳膊。她的双手总是握成半拳的姿势，两只僵硬的胳膊扭曲着悬在空中。她的双脚也变了形，走一步，身体便会激烈地晃一晃，远远望去，好似一个不倒翁。

他搀扶着她，一步一步地挪动。她每迈开一步，他仿佛都使上全身的力气。或许是长期低头弯腰的缘故，他瘦长的身体显得有些佝偻。常有人远远对着他们的背影叹息：原先是多么漂亮的一个女人啊，一场大病把人折磨成这样——不到30呢，可惜呀!也有人嘀咕：那男的肯定撑不久，总有一天会撒手，毕竟，他还年轻……

然而，从春到秋，自夏至冬，无论风霜雪雨，每天清晨，他们都会出现在这条沿江大道上。偶尔有熟人同他打招呼，他便会扬起脸，爽朗地笑着大声说：“好多了，好多了，今天又多走了两步呢!”

那天早上，他像往常一样扶着她走在沿江大道上，看不出任何征兆，台风夹着暴雨席卷而来。呼啦呼啦的风声，哗哗的雨声和咣的物口当体坠地声响成一片。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身后的河坝决了一道口子，浑黄的河水咆哮着冲到马路上。

风雨中，他和她像两棵飘摇的小草，找不到着陆的方向。路上的水一点一点往上涨，很快便没过了他们的小腿，大腿，腰和胸口。他们像两片叶子，在水中漂浮。

他不再徒劳地叫喊，而是拽着她的手，慢慢地在水中挪动。一个小时后，他们被武警发现。他一手抱着一棵香樟树的枝丫，一手死死拽着她，被救起时，他已经昏迷，人们无法将她的手从他的手心掰开。直到他苏醒过来，看到她傻笑的脸，他的手指一抖，两只紧扣的手才松开。

采访抗洪现场的记者恰好看见这一幕，便问他：只要一松手你就可以脱险，可你没这么做，是怎么想的?他嗫嚅着：那时，哪还有心思去想呀?我只晓得，要像平常那样拽牢她的手，陪着她慢慢地走。

说这些时，她嘿嘿地笑着，嘴角流出的涎水，如一串珠子溅落在他的手腕上，他慌忙拿毛巾给她擦嘴角。她吃力地抬起右手，用握不拢的手指扯起毛巾，笨拙地拭着他手腕上的口水，又傻笑着，踮起变形的脚，把毛巾往他脸上蹭。他立即半蹲下来，温柔地把头伸到她的手边，任由她用沾着口水的毛巾，乱乱地擦着自己的脸。在后来播出的电视画面上，人们看到他一脸平静，看不到一丝劫后余生的惊惧。

他和她依然在每个清晨出现。他们艰难挪动的每一步，都让我坚信，世间真有这样一种爱：可以分担你一生的愁，不用海誓山盟，却能在暴雨狂风中，陪着你慢慢地走…

**《你的独舞》**

蓝色椎光下，她的红衣变成了深紫。大雪从天而降，她把双臂伸向天空，雪花从领口、袖口滑进身体，沾在她白皙的肌肤上，融化，水滴从红色背面划出优美的曲线。她开始起舞，像没有人在观看一样，一次又一次像要冲出雪的包围，却永远逃不出自己的孤独和落寞。她像红色的精灵在浓雾般的飞雪中狂舞，她要冲出屏障，一次次地腾跃，一次次地旋转，一次次地倾倒，再一次次地飞舞......雪疯狂地落着，疯狂的，落着......渐渐地，那鲜艳的红色被洁白埋没了，蓝色椎光下，雪的独舞无声结束。

也许，一切都可以忘了。

雪渐渐停了，路灯熄灭了，天亮了。耳旁的音乐还在响着。她到底在追寻什么，又在冲出什么？使雪坠地的不是雪，而是那把遮天的琴;让表演播音编导专业艺考自备稿件《开始》结束的不是CD本身，而是我按下STOP的手指;让冬天远去的不是冬天，而是泥土里正在发芽的蒲公英......

我终于明白，她一直在追寻的，原来是对自己的控制。那画面中分明浸满了一种对自由的渴望，然而自由的真正意义正在于完全的控制、把握自己。

原来，那追寻、那狂舞、那沉默，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......

《开始》放完了。雪全融化了。我想将一切遗忘，就像最初一样。

城市高楼间的那一角天空变得异常蔚蓝，风里播撒的蒲公英种子早已找到了自己的土壤。我听到丁薇在唱......

我想你是天空最寂寞的泪，带着一种哀伤而无邪的美，我想你是尝遍了是是非非，所以你又化成了平淡的水......

雪，你是否已经找到了你想要的自由？如果没有，就让我们重新上路。

**《你，何时再现？》**

当如烟似雾的往事愈来愈模糊时，伸出的双手竟握不住任何一把掠过肩头的柔风。

朋友，直到今天我才读懂了你的眼神，才感到自已飞舞的十指仍可奏出亲密与温情的乐曲。

原来，过去不经意的日子里其实也有过许多精彩的片断，只是匆匆的我们没有细细地朗读过自已的每一个瞬间，没有触及其间最敏锐的情节。朋友，知道吗？在友情的季节里，我才忆起那些随意的过去其实都贴着一份温馨与期盼，才开始对错过的故事感到不可追及。

我喜欢把自已淹没在夜晚深处，细细品味这份寂寞，渴望寂寞蔓延，让那份淡淡的愁绪随缕缕茶烟紧紧围绕着自己。茶烟中，周围也变的暖暖的，泛着一丝莫名的空灵与寂寥，将你小心的收藏，慢慢的咀嚼，任思绪随意的驰骋。

孤独是一种美，寂寞是一份缘，我欣赏这种美，珍惜这份缘，我享受在这嘈杂的世界里与你的相逢......

朋友，谢谢你行云流水般的文字，荡涤了我浑浊的思绪，融去了心中一个又一个忧伤的雨季，从此在我的人生中又多了一份如诗的牵挂。

在你文字的光芒里，我感到自已的旅途将从此不再孤单，欣慰宛如一朵朵生动的迎春花，自四面八方徐徐地飞奔而来，飘摇如蝶。

从没有谁能用最逼真的比喻诠释缘份，虽然时空隔断了我们相望的目光，可那因思念而牵挂你的翅膀即使被风雨击伤被雷电灼痛，也依然不会淡去向你传播的心声。因为只有在你我友情的氛围里，我的日子才是最丰盈充实的;只有在这种境界深处，我才能以最自然的姿态唱出自已青春的歌谣。

朋友，你飘去的身影，何时再现，你的声音，何时绕耳？寂寥的我唯有与身边的一圈宁静久久地对峙......

一杯淡茶，一口香茗，一支乐曲。

**《南京大屠杀》**

在南京，在大屠杀纪念馆，一个巨大的头颅，一张巨大的嘴，在呐喊。呐喊声，在无涯的时间和空间，凝固了。一个被日本人活埋的中国人，一个人，喊出了一个民族的痛。被埋在泥土下的躯体，在反抗，在挣扎，在竭尽全力爆发。血气上涌，眼眶通红，生命在呐喊声中，变得轻盈、飘逸，远离灵魂。

在看到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埋进泥土，一个民族，被另一个民族活埋的时候，会想些什么？

那些木然地甚至欣喜若狂地挥舞铁锹，用泥土涂抹这幅图的所谓的"人"，他们，挥动着恶之臂膀的他们，还能被称为人？！

我无法透过一副骨架，拼凑成一个完整的，有血有肉的人。老的，少的，漂亮的，英俊的，只是看到了骨骼，完整的，白花花的，亮得刺眼的骨骼，人的骨骼。一副，两副，许多副，他们排着队，整齐的，凌乱的，在我的眼前闪耀。

一个从死尸堆里爬出的人，告诉\*\*本兵，让俘虏，自己挖一个坑，然后，面朝土坑，跪下。"乒"的一声枪响，人，一个倒栽葱，进了土坑，正好把土坑填满。然后，请下一个，用铁锹，用泥土，把坑抹平，让一个生命的痕迹，从此，在这块土地上，彻底消散。

1937年12月13日之后，一百多个，甚至更多个日子里，旧都南京的大街上，走动着来自另一国度的人，这些人嚣张、霸道，腰间，挂着钢刀和头颅。

这些在腰间晃荡的头颅，大张着嘴，呼吸着人世间最后一口空气。惊愕摆在脸上，无论多么用力的呼吸，都无法摆脱死亡的缠绕。呐喊，无声。哭泣，无泪。几个，有时是十几个，几十个，悬挂在一个腰间的头颅，有着一色的表情：剧痛后的麻木，面具一样。

在南京，在活埋者的头颅前，在万人坑的骨架前，我常常感觉到做为一个弱者的无助。我常常替他们挣扎着，呐喊着，逃跑着，可如果把我，放到这样一段日子里，除了挣扎、呐喊、逃跑，我还能做些什么？

我的想象力，如此贫乏。有一个人，或许，是一个作家，为我复原了一幅图：

泥屑从头顶纷纷飘落的时候，一位母亲，把自己弯成一个弓，用身体，为婴儿，挡住了这个世界强加给他的噩运。

从被活埋的数十万骨架中，突然看到这样一幅图，惊悚之中，一股暖意上升。透过这根月牙一样的残缺的脊梁，我分明看到了人性的圆满。

**《梦系浏阳河》**

弯弯曲曲，清清亮亮，细语轻歌，从雾的峡谷，绿的深涧，花的山崖，静静地、朗朗地流了出来。我摇动这支揭黄色的小桨，把自己和船一齐晃进了这缕美丽的梦。这是一缕何等美丽的梦啊！梦的绿，流尚在浏阳河。这绿是从山上流下来的，也是从岩石缝里挤出来的。因此，河水才绿得这般清亮，这般翠蓝。轻风掠过水面，扇动的是绿的波浪;船桨搅动浪花，腾起的是绿的歌唱。就这样，朝朝暮暮，你编织着绿色的岁月，用自己绿色的乳汁，去滋润绿色的河滩、田野、山峦。用绿色的相思，去浇灌绿色的理想、绿色的爱情......我生活的小桨，我理想的小船，我愿终身在浏阳河这条绿色走廊上奔波，去追那永远吸引我的梦。

【朗诵指要】

这是著名诗人谭仲池的代表作。作者以细腻的笔触、饱满的情感、音乐一般华美的语言，深情歌唱了如梦如幻的浏阳河。行文轻盈、流畅、柔美，给人带去诗意般的温馨。朗诵时，要注意情、声、气的结合，声发于情，情融于声，充分表达出对浏阳河的眷恋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。

**《梦如花开》**

忽而，就是冬了。

风，显见得凛冽了。太阳，温情而魅力。天，或晴朗的惹人怜爱，或阴霾的像在人的头顶扣了个锅盖。树，挥剑斩断了与叶最后的缠绵，枝杈骄傲的指向天空，倔强的可爱。整个春天和夏天乃至秋天都在窗外啁啾着梳理羽毛的鸟儿，不知藏到哪里去了。北方的冬天，内敛到慵懒甚至颓废。

我猜想最出色的画家也没法描摹出时间确切的形状来。然而，春来了春花开了，冬来了雪花飘了，还有那棵曾经陪我们玩耍的小树长高变粗了，而当初几只土坷垃就可以轰轰烈烈打一仗的我们也做爸爸妈妈了，我们的孩子也开始依依呀呀的唱着青春的歌了。这样的变化，让你清清楚楚感觉到时间就藏在春花的花蕊里，时间还涌动在封冻的泥土里，时间是一条流动的河，而你，只能被它挟持着一路向前。

时间匆匆地流，梦一寸一寸地醒，失落有时候会像打翻了的调色盘，晕染出些错综晦暗的色彩来。每逢这样的时刻，就拉开记忆的抽屉，从过往的岁月里翻找些微笑回来——旧照片中我青春的眉眼，母亲生前用过的丝帕、父亲留下的烟嘴，那年那月他写给我的青春稚嫩的情诗，儿子出生时穿的小衣裤，看一眼，摸一把，日子便从容温润起来。

偶尔家里只有自己的时候，我会穿上藏了许久的红舞鞋，在合心的旋律里“鲜衣怒马”一回；也会换上各式旗袍，走走猫步，在镜子前“妖娆”一次。

这个时候，心尖都是软的，矫情也好，做作也罢，只快乐给自己看。这个时候，觉得自己就是舞台上的名伶，水袖、猫步，婀娜了身姿，委婉了唱腔，鲜活了笑颜，而岁月，是衬托我的红红的幕布呵，是渲染我的迷离的灯光。

都说人生如戏，生活中我一直都是台下看戏的人，我心甘情愿的为我的亲人、朋友的精彩演出而快乐的鼓掌。此时，我给自己做一次演员，准备为自己的精彩鼓掌，怎会不倾情演出呢？听说，心有多大，舞台就有多大。我想梦有多长，戏也该有多长吧。

突然想，今生，以梦为马吧，爱着，憧憬着，信马由缰着，挥鞭疾驰着。

恍惚觉得，心中有一朵花，带着风声似的“噗”地就绽开了一瓣，又绽开了一瓣。那花儿，怕是我悠长悠长的梦吧。

**《公牛泪》**

赵：圆场内充满着人们的欢呼声，尖叫声。场上想起一阵又一阵激烈的掌声，它的眼前是暗红色的挡板，等待”光明”来到的那一刻。

陈：是的我是一头公牛，一个生来供人娱乐的东西。

赵：挡板打开了，他的眼前一篇光亮,是那么的刺眼，满眼晃动的是白色的手帕。想必它的前一个同伴死的很”精彩”，空旷的圆场中似乎还有它残留的气味。它有些不知所措了，呆呆的移了几步，开始环视四周。

陈：在这里，我只有奔跑，只有去送死！这就是我的宿命，一头公牛的宿命啊!

赵：空旷的圆场中多了几个穿着华丽的人，它的命就在他们手中。

陈：可恶的人类!红色刺激着我，我不顾一切冲了上去。可那红色的东西却闪开了。呵，我真傻，明知道他会抬手，明知道他会闪开，明知道他们是在…是在玩弄我!...

赵：这时场上忽然响起了掌声，人们尖叫起来，公牛再次向四周望去。一个手持长矛全副武装骑在被蒙住双眼的马上。

陈：我知道，这就是长矛手，他虽然不会结束我，但去会让我很痛苦，他手中的长矛会刺向我的背后，方便接下来的花标手的表演，我在躲，在闪，可那该死的人阴魂不散。我明白了，我不能再后退了，后退，我会更惨，我要攻击!我顶向那可怜的家伙，被蒙住双眼的家伙，无知的家伙，我要顶翻他，顶翻他!

赵：公牛一次又一次的发起攻击，一次又一次的顶那匹可怜被蒙住双眼的马。上面的人遥遥晃晃，他在其他人的帮助下努力寻找机会将手中的长矛刺向它---公牛。人们抖动着红色的布吸引它，它顽强的攻击，但终究还是看见了红色。

陈：我不的不撞向红色.我是斗不过他们的，长矛还是刺进了我的背后，血流了出来，我感觉的到，是热的，咸的，滴在地上，染红了黄色的场子，一滴，一滴…

赵：长矛手是顽强的，他的表演赢得了掌声，场上响起了欢呼声，花标手出现了。花标手两腿微并，上身后倾，两臂架的很高，展开想鹰的翅膀，两手握住花标尾部，像一座雕塑。场上空气凝结，几乎无人说话。静的甚至它能听到它自己的心跳，血滴和那微风中花标的声音。

陈：我的血在滴，心在痛。我停了下来，累了，老了，不想在奔跑了。我在喘息，可我又不能停下，我必须奔跑，必须反抗!

赵：花标鲜艳美丽,过会它会更加鲜艳，花标手仍染没有什么大的动作，只是前后挪了几步。

陈：我有些放松了，这时他剑一般的冲向我，迅速地将花标插入我的背后，他轻盈地闪开我的犄角，我只觉得从未有过的疼痛穿心而过，只想立刻冲向他将他顶飞。很快，第二对，第三对花标刺进了我的身体，我的心在颤，在抖。

赵：花标手的动作干净利落，同时也很优美，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，人们开始疯狂了，白色的手帕漫天飞舞。

陈：疼痛！愤怒！我忍够了。这时我看到了血的颜色，不顾一切的冲了上去。他躲过了我的攻击，可恶的斗牛士！花标插在身上，像一根根针挑着我的心。

赵：斗牛士侧身对着它，右手中的红色左右摇晃，它的头也在摇晃。不定的红色，不定的方向，却是一样的命运！在红色的吸引下，公牛一次又一次的地被耍，这就是公牛的命运啊！它真的没有力气了，脚步踉跄，大口喘着粗气，背上的血仍在汩汩的流着。

陈：他给了我喘息的时间，退到了场边，我知道，这好比暴风骤雨前的寂静。我快要死了…

赵：席场上又想起了欢呼声，斗牛士又一次出场，右手中握着一个可以置公牛于死地的东西---弯头剑！

陈：我更大口的喘息着，盯着面前的人---将要结束我生命的人。他面对我，身体微侧，右臂与肩平，小臂与大臂垂直，右手侧握着那把可怕的弯头剑。他要杀了我，把剑刺入我背后的真穴，然后我会慢慢的倒下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他要行动了，我很配合的“静止”不动，整场我都很配合他，任他将剑刺入我的体内，我感到血似乎流尽了，我跌跌撞撞地在红色的指引下退到场边，我没有倒，这样死去会很“壮烈”！

赵：它眼前左右不定的晃动的红色。“轰“的一声，它倒下了，四肢一起跪在了地上，似乎停止了呼吸。眼前渐渐模糊，是泪水吧。。。

陈：模糊，我看到了白色---全场飞扬的白手帕。